

经典印象

CLASSICAL IMPRESSION



歌德小说

SHAO NIAN
WEITE
DEFAN NAO

少年维特的烦恼

● 杨武能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歌德小说

SHAONIAN
WEITE
DEFANNAO

少年维特 的烦恼

◎ 杨武能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德强
封面设计:夏季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年维特的烦恼/[德]歌德(Geothe,J. W. von)著;
杨武能译.一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8
(经典印象译丛)
ISBN 7-5339-1497-X
I. 少... II. ①歌... ②杨... III. ①中篇小说-
作品集-德国-近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德国-近代
IV. I516.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1403 号

少年维特的烦恼

〔德〕歌 德 著
杨武能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40 1/32 印张 5.125 插页 2 字数 130000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497—x/I · 1339 定价:11.00 元

“经典印象”书目

第一辑

麦琪的礼物(欧·亨利小说)
百万英镑(马克·吐温小说)
热爱生命(杰克·伦敦小说)
红色死亡假面舞会(爱伦·坡小说)
黑暗深处(康拉德小说)
狐(劳伦斯小说)
都柏林人(乔伊斯小说)
圣诞颂歌(狄更斯小说)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
羊脂球(莫泊桑小说)
卡门(梅里美小说)
最后一课(都德小说)
少年维特的烦恼(歌德小说)
茵梦湖(施笃姆小说)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茨威格小说)
变色龙(契诃夫小说)
初恋(屠格涅夫小说)
摩哈摩耶(泰戈尔小说)
佩德罗·巴拉莫(胡安·鲁尔福小说)
超越爱情的永恒之死(马尔克斯小说)
高尔基散文
卡夫卡散文
劳伦斯散文
泰戈尔散文
尼采散文

第二辑

教长的黑面纱(霍桑小说)
一则神话(纳博科夫小说)
伤心咖啡馆之歌(麦卡勒斯小说)
来日的父亲(索尔·贝娄小说)
雨(毛姆小说)
儿子的否决(哈代小说)
我们可以借你的丈夫吗?(格林小说)
墙上的斑点(伍尔芙小说)
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多·莱辛小说)
茶花女(小仲马小说)
阿达拉(夏多布里昂小说)
法尼娜·法尼尼(司汤达小说)
侯爵夫人(乔治·桑小说)
局外人(加缪小说)
墙(萨特小说)
死神驾车(尤瑟纳尔小说)
变形记(卡夫卡小说)
米佳的爱情(蒲宁小说)
舞会之后(托尔斯泰小说)
七个绞刑犯的故事(安德列耶夫小说)
伊泽吉尔老婆子(高尔基小说)
番石榴手镯(库普林小说)
红木(皮利尼亚克小说)
西西里的柠檬(皮兰德娄小说)
玫瑰角的汉子(博尔赫斯小说)

编辑手记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隔着我们好像十分遥远了，那是德国浪漫主义狂飙突进的岁月，天主教会的权威既已失落，诗人们开始鼓噪。二十五岁的歌德出手便有石破天惊之作，当日《少年维特的烦恼》轰动了整个德意志，甚至连法国人都为它叫好。优雅的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一书中评价德国文学，主要讲的就是《维特》。她看到这部小说“充分暴露了不良的社会秩序对一个个性坚强的人所造成的恶果”，却没有从中领受崇尚自由的精神动力。

从早年的《维特》到晚岁的《Novelle》，歌德的小说创作一直关注着世间那些躁动不安的心灵，只是悲抑无奈的受难感渐渐变成了充满诗意的抚慰。如果说，《维特》缘于现实触发的灵感，让一个受着感情折磨的人去分析自己的感情；那么，《Novelle》里边令人心荡神驰的叙述则完全进入了艺术的化境，一切都呈现着古典主义的和谐与庄严。诗人垂暮之年仍在尽力发掘人性中有价值的东西，用朴素、纯净的情感来完善所谓“自然的理想主义”。这时候他已收起所有的激忿和嘲弄，一古脑儿塞进《浮士德》里那个刁钻的靡菲斯特嘴里。

海涅的《论浪漫派》用好大一段文字讲述歌德如何成为雅典娜神庙里的神祇，其中每一句话都带有精神上追问的意思。可是，又有谁能洞穿这位大诗人的心扉呢？

經典印象



CLASSICAL IMPRESSION

主编

宋兆霖

目 录

商人与律师 / 1
一对奇怪的小邻居 / 15
Novelle / 22
少年维特的烦恼 / 43
译后记 / 154

商人与律师

从前，在意大利的一座海滨城市里有一位商人。这商人不仅从青年时代起就非常勤俭，非常聪明，而且还是一名优秀的航海家。他经常亲自领着船只前往亚历山大城^①，在那里收购和换取各种珍奇货物，运回故乡出卖，要不就发售到北欧各地去，以此赚得了大量的钱财。这样往返奔波，他得到了极大的快乐，从来也不曾花时间去进行那类靡费金钱的消遣。如此年复一年，他的财产便有增无减，越积越多。

他这么兢兢业业地一直干到了五十岁，对于安静的市民们用以调剂生活的种种娱乐所知甚少，就连那异性的美丽也引起不起他的注意，虽然他的女同胞们都是颇有魅力的；只有她们对于首饰和珠宝的贪欲，他倒十分了解，一有机会便投其所好，从中牟利。

因此，他自己也万万想不到，后来有一天他的心境竟然起了变化。

那一天，他驾着满载货物的船只驶进故乡的港口，正碰上城里的青年们在过一年一度的狂欢节。在例行的祭礼过去以后，少男少女们便花花绿绿地穿戴打扮起来，有的参加节日游行，有的成群地在街头嬉戏，到后来全都集合在郊外的一处大广场上，或进行各种游乐，或表演杂耍技艺，并且互相认认真真地进行比赛，以夺取小小的奖品。

一开始，我们的航海家还看得兴致勃勃。他看见青年们一个个生趣盎然，做父母的也因此不胜欣喜；他发现人人都及时行乐，心头各怀着美好的希望。看着看着，他不由得想到了自己，一下子感到自己的处境

^① 埃及的重要港口和商业中心。

是那样的孤独。回到家，空空的住宅第一次令他害怕起来，他于是自怨自艾开了：

“我这个不幸的人啊！我怎么时至今日才睁开了眼睛？我怎么到了这么大年纪，才看出什么是惟一能使人变得幸福的财富？多少次的奔波！多少次的冒险！可它们又带给了我什么呢？尽管我屋子里货物堆积如山，箱笼里充斥着金银，橱柜里装满了珠宝首饰；但这些财富全都不能使我心中快活、满足。好像我把它们积得越多，它们就越渴望有更多的伙伴，一粒宝石渴望着另一粒宝石，一枚金币渴望着另一枚金币。——它们不把我当做主人；它们对我发出粗野的叫喊：快去！快去找回更多的我们的同类来！黄金只喜欢黄金，宝石只喜欢宝石！它们就这样驱使着我，使我奔波劳碌了一辈子。事到如今，我才感到自己从这一切中，并未获得任何享受。可叹的是，我已上了年纪才开始思考并且明白过来：我现在未能享受这些财富，我身后也没有人再享受它们了！你可曾用它们打扮自己的爱妻？你可曾用它们陪嫁过自己的闺女？你可曾借以使自己的儿子赢得并巩固某一位美人的爱情？没有，从来没有！对你所有的这些财富，你自己和你家人都从来不曾真正占有过；只要你一死去，你辛辛苦苦聚敛起来的一切，就将供他人随意挥霍了。

“可那些幸福的父母亲们，他们的景况和我又是怎样不同啊！今晚他们将让子女们围坐桌旁，夸奖他们的机灵，勉励他们奋发向上。从他们眼里，将闪射出欣喜的光芒；从他们现在的生活中，将滋生出未来的希望！可是你自己，难道就应该完全绝望了么？难道你已经是一个衰朽老翁了么？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认识了过去的错失，不就可以补救了吗？是的，在你这种年龄，考虑结婚还不算愚蠢；你可以凭自己的财富讨个好妻子，并且使她幸福，要是还能生儿育女，那么这晚熟的果实便会带给你莫大的快乐，而不像那种过早地由上天赐给的子女，只能成为父母的烦恼和重负。”

他如此自言自语着，便拿定了主意，立刻召来船上的两名伙计，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们。他们久已习惯于对主人惟命是从，便急忙去到

城里，寻找起时下最年轻、最美丽的女子来。既然东家目前急需要这种货物，那就该让他获得其中最上等的才是。

商人自己也跟派出去的伙计一样没有闲着。他四处探寻，八方打听，很快便找到了一位理想的女子，眼下全城最美的美人，约莫十六岁光景，文雅而有教养，性情温柔，容貌动人。

经过短短几次交涉，便使美人动了心，相信嫁这个丈夫不论在他身前或是死后都是有利的。然后，就大肆铺张地、热热闹闹地举行了婚礼。打这一天起，我们的商人才第一次感到真正占有和享受了自己的财富。他满怀着喜悦，用最华贵的衣料去穿戴那美丽的躯体。在他爱妻胸前和发间，一颗颗宝石交相辉映，那光彩远非一度藏在匣子里时可比。还有那些钻石戒指，从戴着它们的纤纤玉手上更是获得了无穷的价值。

这样，商人不仅感到自己仍然是富有的，而且比以前更富有了，原因是他的财富如今有人来分享和使用。夫妻俩如此心满意足地过了差不多有一年，商人仿佛已一改往日劳碌奔波的癖性，习惯了家居生活的安适宁谧。然而实际情况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我们早年开始走的道路，就算可以暂时离开，但要完全中断却是永远不可能的。

我们的商人就是这样。他常常看见别的人扬帆出海，或者幸福地返回港口，不免又旧性复发，十分激动。是的，有时甚至在家里和妻子身旁，他也心神不宁，若有所失。这种心情一天比一天强烈，渐渐变成为一股如饥似渴的欲望，使他深深地感到不幸，最后竟病倒了。

“这下你该怎么办呢？”他问自己。“这下你该已明白，一个人到了晚年还来改变旧有的生活方式，是多么愚蠢了吧。我们怎么可能把一直从事的事业，追求的理想，一下子从自己的头脑里甚至四肢里驱赶出去呢？我曾经像鱼一样爱水，像飞鸟一样爱天空；而今，我把自己关在一所装满珍宝的住宅里，关在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身边，又落得了怎样的下场呢？我原希望这样就能获得满足，能享受自己的财富；看来我反倒失去了一切，因为不能再创造新的财富。人们把那些孜孜不倦地聚敛财富的人当成傻瓜，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对于一个从不断的追求中体验到欢

乐的人，创造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他所创造的财富却没有意义。由于无所事事，我变得郁郁寡欢；由于缺少活动，我病倒了。我若不改弦易辙，死期也就近啦。

“诚然，要离开一位年轻可爱的妻子，是一件冒险的事。难道讨了这么个既迷人、但也容易被人迷的少女，马上就让她独守空房，受寂寞惆怅之苦，这是公平的么？再说那些纨绔子弟，不是已经在我窗下转来转去了吗？在教堂和公园里，他们不是已经极力在吸引我娇妻的注意了吗？我这一走，家里会出什么事？难道我能相信，我的妻子会因为出现奇迹而得救吗？不，以她的年华，以她的姿色，只有傻瓜才会希望她能弃绝爱情的欢乐。你这一走，在回来时便会发现，你不只失去了你妻子的爱情，失去了她对你的忠诚，也失去了与此相联系的家庭的荣誉。”

他这么左思右想、前后狐疑地自寻烦恼，健康状况便恶化到了极点。他的妻子和亲友全都为他担心，但谁也找不出病根在哪里。后来有一天，他又自顾自地盘算起来，经过好一番考虑以后，终于失声喊道：“你这个傻瓜哟！你为守住一个女子吃尽了苦头；要知道再这么拖下去，你很快就会一命呜呼，到那时还不是得把她留给别人吗？只要你能保住性命，就算冒着失去她身上被人当做妇女至宝的东西的危险吧，不也是更聪明、更好么？再说还有多少丈夫寸步不离家门，仍免不了失去这一财富，而在失去之后，又安之若素呢。你难道就没有勇气放弃这一财富，以挽救自己的生命么？”

他一边说着，一边就鼓起勇气，立刻派人叫来了船上的伙计。他吩咐他们，像往常一样把船装好货，并且准备停当一切，一遇顺风就出海去。吩咐完毕，他再转过来对妻子做了如下的解释：

“当你发现家中人来人往，断定我准备出门去时，你不用吃惊！当我告诉你说，我又要出门远航了，你不要难过！我对你的爱情仍一如既往，而且将终身不渝。我深知至今在你身边享受的幸福的可贵；但是，如果我能不像现在这样因为游手好闲、无所作为而自苦自责的话，那它的价值对我来说就更高了。我旧日的欲望已经复苏，过去的事业又吸引着

我。允许我再去看一看亚历山大城的市场吧，我如今会带着更大的热情奔向它，因为我想，我将为你从那里买回最华贵的衣料，最珍奇的珠宝。我把家中全部房屋财产都交付你，你可以任意支配它们，和你的父母亲友一起尽情享受！离别的日子也会过去的，重逢时我们将获得更多的欢乐。”

听到这里，可爱的妻子流下泪来，婉转而温柔地责备着丈夫，要丈夫相信，他不在家她一刻也不会快乐；但她自知留他不住，并且也不想限制他的自由，就只好求他，让他哪怕远在他乡，也要时时惦记着自己的爱妻。

接下去，他又向妻子交待一些有关营业和家务方面的事，然后停了一停，说：

“我现在心里还有几句话，你让我直说了吧。我只是最诚恳地请求你，别误解我的意思；相反我倒希望，你能从我的忧虑中看出我对你的爱。”

“我猜得出你要说什么，”美人回答说，“你是不放心我，你也像所有男人一样，认为我们妇女都是软弱的。你看见我年纪轻轻，快快活活，就以为我在你走后会变得轻佻和易受诱惑。我不责备你有这种想法，因为这在你们男人是司空见惯的；不过，我自己了解自己的心，所以可以向你保证，没有任何东西能轻易对我产生影响，没有任何影响能打动我的心，使我离开迄今所遵循的爱情与责任的正道而误入歧途。放心吧，在你返回家园之日，你会发现你的妻仍是那样地温柔而忠诚，就跟你平日外出，傍晚又回到她的怀抱里时一样。”

“我相信你有这样的思想，”丈夫说，“我希望你始终保持下去。不过，也让我们设想一下最坏的情况；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未雨绸缪呢？你知道，你美丽动人的身段，多么地吸引我们那些青年同胞的注意。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会加紧来纠缠你，千方百计与你接近，获取你的欢心。你丈夫的画像，不能如他在你跟前的存在那样，永远把他们从你的门前和心中驱走。你诚然是个高尚善良的女子，但人的天生的欲望却是合理而

强有力的，它们不断地跟我们的理性斗争着，而且通常总是获得了胜利。别打断我！当我不在的时候，即使你依照本分仍然经常想着我，你还是会感到那种妇女想吸引男子、同时也被男子吸引的欲望。在一段时间里，我将是这种渴慕的对象。可是以后，谁知又会碰上怎样的情况，出现怎样的机遇，竟使另一个人在事实上得到你在想象中原打算给我的一切呢。别不耐烦，我请求你，听我把话讲完吧！

“要真出现那样的情况——你否认这种可能，而我也不希望使它更快成为现实——即是说，你没有一个男子作伴就过不下去，再也不能缺少爱情的欢乐了，那么，我就只要你答应我，绝不选择那些轻浮少年中的任何一个来代替我；他们尽管样子文质彬彬，实际上对别人家庭的荣誉，比对别人妻子的贞操更危险。他们见妇女就追，与其说是出自情欲，还不如说是出自虚荣，因此自然地为了追求这个便丢掉那个。要是将来你感到需要找个朋友了，那就要找一个配得上这个称呼的人，找一个谦逊诚实、沉默寡言的人，这样才能严守秘密，使爱情的欢乐更加不同寻常。”

听到这里，美丽的妻子再也忍不住悲痛，一直强噙住的眼泪便滚滚流了下来。

“不管你 how 想我，”她在热烈地拥抱过丈夫以后高声说，“我也绝不会犯这个你几乎认为我不可避免地要犯的罪行。就算我什么时候这样想一想，那也让大地裂开来把我吞掉，让我失去继续过我们美好生活的一切希望。打消你胸中的疑虑吧；让我始终保持一个纯洁的希望，希望着你不久又回到我的怀抱中。”

在对妻子进行了百般抚慰之后，商人第二天一早便上了船，随后一路顺风，很快抵达了亚历山大港。

这期间，他妻子掌管着巨大的家财，过着安静、舒适而愉快的生活。不过，她离群索居，除去父母与亲戚之外就不见任何人。她丈夫的商号自有一班忠心的伙计经营；她本人住着一所巨大的邸宅，每日里都怀着欣慰的心情，在那些富丽堂皇的居室中想念自己的丈夫。

然而，不管她怎样自甘寂寞，深居简出，城里的那帮年轻人却不肯罢休。他们抓住一切机会，不断地在她窗前走来走去，晚上更是又弹又唱，以图引起她的注意。一开始，寂寞的美人对他们这么搞十分讨厌；可没过多久，就也习以为常，有时甚至以听这些小夜曲作为自己漫漫长夜的消遣，全不问是些什么人在那里弹唱。有几次，她听着听着，便思念起远在他乡的亲人来，不禁发出了一声声的喟叹。

她原本希望，她的这些不相识的倾慕者会渐渐感到厌倦；哪知他们却劲头越来越足，大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之势。而今，她已分辨得出那些反复送来的不同乐器和不同歌喉的声音，分辨得出不同的曲调。又过了一些时候，她便再也止不住好奇心，想去弄清楚那些不相识的倾慕者究竟是些什么人，以及他们中哪几个最有恒心了。为了消磨光阴，她这样做倒也不是不可。

自此以后，她便常常透过窗帷和半掩着的百叶窗，向街上张望，留心着过往的行人，以找出那些久久地盯着她窗口的男子来。他们大多是一些模样体面、衣着华丽的青年，虽然举止风度中都流露出不少轻浮与虚夸之处。看他们那神气，与其说是真要表露自己对美人的倾慕，还不如说是想通过对她的卧室的注视，来突出和显示自己。

“可不是，我的丈夫真叫有先见之明呢！”她不只一次地自我解嘲说。“他给我定下的选择情人的条件，就把这班来追求我以及可能博得我欢心的人，全部排除在外了。他非常清楚，聪明、谦逊、缄默，这全是安静的老年的美德，虽然也能得到我们理性的尊重，却绝对激发不起我们的幻想和热情。这一来，那些个成天围着我屋子转的青年，对我就毫无威胁，因为他们得不到我的信赖；而另一方面，那些我可以信赖的人，又会使我觉得是一点也不可爱的。”

在这种安全感支配下，她便越来越沉溺于欣赏小夜曲，观察那些来来往往的翩翩少年。不知不觉，久而久之，她心中便生出了一种强烈的欲望，等到她想要抗拒却已为时过晚了。寂寞孤单，无所事事，生活安适而优裕，必然地滋生出不可克制的情欲，其速度之快超出了这位善良女

子的梦想。

如今,她在自己丈夫的众多优点中,对他如此通达人情世故,特别了解妇女的心思这一点,格外感到钦佩,同时也暗暗叹息。“看起来,他说的那种我坚决否认的情况,确实是可能的了。”她对自己说,“所以,他劝我在出现此种情况时行事要谨慎聪明,就非多此一举。然而,我眼下连一个相思的对象也没有,只好听任无情的造化的摆布,这谨慎聪明又有何用!对于那些我不了解的人,我怎么可能进行挑选?反过来,在我熟识的人中,又哪里还有挑选的余地?”

如此地冥思苦想、愁肠百结,美人本已不佳的心境便一天坏似一天。她怎么也无法使自己得到排遣;任何快乐的事,都会触动她的感情,使她在深沉的孤寂中,想象出她所向往的种种欢乐情景。

后来有一天,她就带着这样的心境,听亲戚们讲城里的新闻。当他们提到一位新近从波伦亚^①学成归来的青年法学家时,一个个都赞不绝口,说他不仅学问精深,而且少年老成,聪明练达,加之一表人才,待人也十分谦逊。作为律师,他很快便赢得了市民的信任,法官的敬重。他每天出入市政厅,料理他的事务,履行他的职责。

听人讲着一位如此完美的男子,美人不由得起了与他相识的念头,并且暗自希望,这个青年就是她即使按丈夫规定的条件,也可以以心相许的人。因此,在她知道了这个人每天都要从她家门前经过以后,便十分留意起来。她细心地观察着,弄清楚了市政厅通常开会的时间。终于,她看见青年走来了,心里头颇为激动。然而,他的年轻貌美如果说对妇人有足够的魅力的话,那么从另一方面看,他的老成谦逊却又令她担心。

她偷偷地观察了好些天,最后再也抑制不住想使青年注意自己的欲望。她精心打扮起来,走到了阳台上。一见青年走来,心就怦怦直跳。谁料她得到的只是懊恼与羞惭;因为青年一如往常地自己走自己的路,

^① 意大利城市。

端庄稳重，低眉顺眼，根本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

她一连同样试了许多天；没有用，他还是没有注意到她。他永远迈着同样的步子，低着脑袋，目不斜视。而她呢，越是注意瞧他，越觉得他正是自己的意中人。这样一天天下去，她对青年的思慕就越来越热烈，最后竟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怎么办？”她问自己，“你高贵明智的丈夫预见到了他不在时你将面临的处境，说你没有朋友和情人在身边会过不下去；如今他这预言应验了，而命运又让你认识了一位青年，一位完全符合你的心愿、也完全符合你丈夫心愿的青年，你可以与他共享爱情的欢乐，而不必担心秘密会泄露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你难道还有必要自己苦恼自己，自己折磨自己么？只有蠢人，才会坐失良机！只有蠢人，才试图抗拒爱情的伟力！”

美人极力以类似的想法坚定自己的决心。不过，她犹豫摇摆的时间并不长。终于，如我们常见到的一样，那种长期被抑制着的激情爆发开来，战胜了她，开阔了她的心胸，使她把诸如疑虑、担忧、矜持、羞怯、礼法、职责等等，都当成不足道的障碍加以藐视，最后断然决定，派一名侍女去找她的心上人，决心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也要占有他。

侍女匆匆去了。她找到青年律师，发现他正和许多朋友一起坐在宴席上，便立即像主妇事先教的那样向他致意。对此，青年律师并无惊讶表示；他自幼认识我们的商人，知道他目前出门在外，对他结婚的情况也已有所风闻，便猜想定是丈夫不在，留在家中的妻子有什么法律上的事对付不了，需要他的帮助。他因此满口答应送信的侍女，一等散席就去见她的主妇，保证不会有延误。美人听说马上就可以见到心上人，和心上人交谈，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她急忙穿上最漂亮的衣裙，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还给路上洒了橙子叶和花瓣，沙发也换上了最雅致的被衣。青年来到前的一短暂时刻，便如此在忙乱中过去了；不然，真会长得令她受不了呢。

青年终于到了，她迎上前去，心里激动万分。她心醉神迷，坐到自己的卧榻上，同时请青年也在她身边的矮凳上坐下来。眼下，这日思夜想

的人来到了身旁，她倒相对无言了；在此以前，她从未想过要向他讲些什么。他呢，也安安静静地坐在她面前，态度十分谦逊。终于，她鼓足勇气，局促不安地开了口：

“您回故乡还不久吧，先生；可您已是一位本城人人皆知的有才华和堪信赖的人。我现在也信任您，准备把一件既重要又特别的事对您讲；虽然认真想来，这不是一件应该告诉律师、而是应该向神父忏悔的事。一年前，我嫁了一位高贵而富有的丈夫。在我们共同生活的日子里，他对我百般眷顾，我应该说毫无怨言，设若他不是克制不住自己那航海经商的愿望，前些日丢下我走了的话。

“我丈夫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显然也感到这样做对不起我。他明白，妻子年纪轻轻，是不能像珍珠宝石一般收藏起来的；他知道，她更像一座结满果实的花园，如果他一意孤行，硬是成年累月地把园门关起来，那么园里的果子不但任何别的人得不着，他这个主人也同样得不着。所以，在动身前，他郑重其事地和我谈话，要我相信，我没有情人是过不下去的，因此不仅允许我，而且恳求我答应，我在将来心里出现情欲时一定听其自然，怎么想就怎么做。”

她停了片刻；但年轻人意味深长的目光给她足够的勇气，她马上又讲了下去。

“对于自己如此宽宏大量的许诺，我丈夫只提了一个附加条件。他建议我谨慎行事，要找就找一个稳重可靠、聪明沉默的情人。以下的话，您就别让我再讲了吧，先生；别再让我心慌意乱地向您表白，我是如何地对您倾心；从我方才对您吐露的真情中，去猜我对您的希望与要求吧。”

可爱的青年沉吟了半晌，然后说：

“为您对我的信任，我真是万分感激，深感荣幸！我只是殷切地希望能使您相信，您没有找错人。首先，让我以法学家的身份来回答您吧。作为法学家，我要向您承认，我很钦佩您的丈夫，他十分清楚地感觉和认识到了自己的不是。显然，这样一个为了远游就丢下自己年轻妻子的